青島「里院」

理察新語 童心

在青島，穿過大鮑島拱形的石砌門洞，世界瞬間安靜了下來。

門外，是中山路喧鬧的車流與潮流店舖的爵士樂；門內，是一座被四方樓房嚴密包圍的中式四合院天井。這種被稱為「里院」的建築形態，從臨街的外立面看，是地道的西式洋房——三至四層的高聳牆體，磨砂花崗岩基座，拱形窗框，以及帶有精美線腳的西洋檐口；但只要你向前踏出五步，跨過門檻，眼前的空間構造便驟然反轉：四周是木質的迴廊，一圈圈向上疊加；粗糙的松木立柱支撐起挑檐，木樓梯在角落裏呈斜角延伸，戶戶相對，窗窗相望。

「外西內中」，像是一句隱秘的解剖學術語，精準地切開了青島近代史最深處的肌理。十九世紀末，當西洋的城市規制與建築圖紙強行覆蓋在這片土地之上時，在地的大陸商人與勞動階層，並沒有在強大的異域文明面前徹底失語。他們接納了外表的花崗岩與西洋雕花，卻在建築的核心區域，執着地複製了北方四合院的血脈與鄰里親密感。

我撫摸着「里院」迴廊上早已褪色的木質欄杆。指尖傳來粗糙而冰涼的觸感。這種空間的雙重性格，在我的靈魂深處激起了一陣強烈的震盪——因為這與我生長、呼吸的香港，何其相似。港島與九龍的唐樓，臨街同樣是模仿維多利亞時代或愛德華時代的雕花騎樓，擁有西式柱頭與水泥浮雕；但在那狹長深邃的室內空間裏，住着的卻是全中國最道地、最頑強的南方移民。他們在木板隔間裏點燃香火，在狹窄的走廊上擺放煲湯的瓦煲，在下舖上居的店舖裏用粵語吆喝着生活的小生意。

「里院」與唐樓，一北一南，相隔數千公里，卻在相同的歷史陣痛中，孕育出了近乎雙胞胎般的建築構造。它們都不是純粹的古典傳統，亦不是純粹的西方文明，而是中國人時代罅隙中，用骨氣與智慧鑿出來的生存空間。外表可以穿上西裝，但內裏的靈魂，永遠屬於那片生養自己的泥土。

暢快地下鐵遊思

心窗常開 潘明珠

讀大學時，每到一個地方旅行，我首先會看它的地下鐵地圖，這樣才能掌握整個地方的大概方位，並可依地圖設定我自己想出行的路線。

記得在巴黎遊覽時，來到羅浮宮的地鐵站，見大型蒙娜麗莎海報及相關的展品介紹，深感此地鐵站設計得很有特色，未出站已投入了羅浮宮博物館的氛圍，當年的潮流沒有「打卡」這回事，但經過多年，我印象仍很深刻。

在東京留學的數年，我趁有空檔，常與同學好友在校園附近的吉祥寺地鐵站流連，那個站與商店街相連，有色彩繽紛、挑動味蕾的冬甩店，令人大呼「卡哇伊」的日本小飾物，和時尚的日本時裝，真是像走入大觀園，目不暇給。同學很勤力，教我留意附近的通告板，上有各種求職或者求人廣告。多年前仍是沒有手機的年代，這是取得最新資訊的好方法。果然，在我同學的努力下，她通過這板上廣告，聯絡並找到一個想學英文的日本家庭主婦，她就是這樣展開了兼任英文教師賺外快的生涯。

有一年暑假，我被教授派到地鐵公司做實習生，當時香港的機場快線將通車，但有些外國地鐵的相關參考工程手冊仍待翻譯，我被派到辦公室，進行英譯中翻譯工作。我一邊工作，一邊想像，工程人員是怎樣鑽地道的呢？這不就像童話故事裏的小鼴鼠挖地道嗎？想着想着，又要重新集中精神細緻翻譯了，因為製作手冊中有講到地道工作要承擔很高風險，工人要深入地底進行挖掘測量，還要局部爆破等，才能進行搭建地鐵的工程呢。這些技術牽涉很多專業技術名詞，當時翻譯課程的老師就是要我們藉實習多多學習。

現在，我每天都需要坐港鐵去上班，地鐵的英文Mass Transit即大眾運輸，如今非常發達，已通到內地福田口岸等關口，連通至更廣闊的交通網。一些舊同學提議，我們可以進行港鐵遊，不管天氣炎熱寒冷，每次乘港鐵到某地去，真是最好的休閒遊呀。為了進一步地鐵遊思體驗，我倆英明姐妹立馬一同到深圳坐地鐵，試着去串流一個又一個地鐵站，更是效法莫言，放寬心喫茶去，我和金英姐姐談文論詩，快樂似神仙，太幸福了。



●福田口岸一景。 作者供圖

大笪地即佔領角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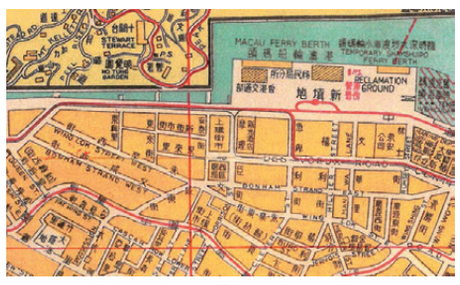
尹光號稱「廟街歌王」，作品用詞多俚俗風趣，貼近本地的民生日常，頗受歡迎。他有一首《大笪地》卻誤將「大笪地」當為「平民夜總會」（Poor Man's Nightclub）。光哥（歌迷對他的其中一個暱稱）是越南華僑，祖籍當在廣東，不是香港土生土長，許多「香江故事」只屬耳聞。

笪字從竹，普通話唸dá，廣府話唸daat3（中入聲）。本意是可用作撻打人的竹類製品，如竹板或藤鞭等，作動詞用就是行笞刑之類。笪字作為粵方言詞，還可以解作一大塊東西，故此「大笪地」就是一塊面積頗大的空地，有多大則沒有明確定義。香港上環「大笪地」的舊址就是今天的荷李活道公園，公園鄰近東華醫院所在的普仁街。

大笪地附近有一條水坑口街，英文名是Possession Street，意譯該是「佔領街」。中文名說明此街來歷。鴉片戰爭期間英國軍艦遠渡重洋來侵略中國，看中了此地的一條淡水坑作為補給點。今時的水坑口街南高北低，正是百多年前有山上淡水流入港海之處。至於「佔領角」（Possession Point）就是水坑口附近一小片可以俯瞰港海的高地，今時的水坑口街北接皇后大道西的一段百多年前就是碧海。附圖左下角有「大笪地」，就是「佔領角」原址。光哥唱紅的「大笪地」，其實乃指今時港澳碼頭附近一處地方，就是圖中右上角的「新填地」。

按上環老街坊的認知，「大笪地」和「新填地」都是專有的地名名詞。九龍亦有一條新填地街。香港地區歷來大量填海造地，但是能夠長期佔用「新填地」作為地名的，就只有上環這一塊。

老香港大多不知「平民夜總會」為何物，僅為過去負責推廣香港旅遊業資源的機構拿來吸引外國遊客的發明，只存在於英文材料上。香港新填地和廟街晚上才營業的流動攤檔，組成夜市，本質和台北市的士林夜市是同一種東西。上環新填地夜市已不留痕跡，廟街夜市亦有被誤稱為「大笪地」。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家住水坑口街最南處的時候，大笪地失去了居高臨海的戰略價值，只是個商住兩用小區，連夜市也沒有呢！



●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街道地圖一角。作者供圖

他鄉港聲

文化不是風口，是國運

梁家僖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過去40多年，我們蓋了最多的樓，修了最長的路，把製造業做到世界第一。可越是這樣，我越篤定：下一個20年，決定中國人財富和國運的，不在工地裏，在文化裏。這也是理解未來20年的鑰匙。

大國崛起，最後拚的是文化。有一個被很多人忽略的規律：所有大國崛起，前期拚工業，中期拚科技，後期拚文化。這不是玄學，是過去幾百年裏一個個大國輪流驗證過的劇本。

過去40多年，我們完成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，溫飽、基建、製造和經濟增量都解決了。但國家真正的強盛，不靠高樓大廈，不靠GDP數字，也不靠工業產能，靠的是文明厚度、文化延續和精神底氣。

中華文明，是世界上唯一沒有斷代的文明。別的古文明，只能去博物館殘片裏憑弔；我們的文化，至今活在你寫的每個字、過的每個節裏。可海量古籍、書畫、文物、非遺仍在沉睡，未來20年國家要做的，就是系統性梳理、保護、建檔、活化，把它們喚醒。這是第一層，文明續脈。

讓文化藝術登堂入室的，是經濟結構換擋。第一階段是物質稀缺時代，要的是住房、交通、物資和基礎消費，核心資產是房地產、固定資產和傳統製造業，這個階段已經翻篇。

第二階段是精神稀缺時代，今天的中國不缺房子、不缺商品、不缺選擇，缺的是審美、是故事、是刻在骨子裏的身份認同。老百姓不再只為「有用」掏錢，開始為審美、氣質、故事和底蘊買單，國潮、文博、美學消費集中爆發，不是偶然，是結構迭代的必然。

未來20年，最大的消費增量不在商品，而在文化；最大的產業增量不在製造，而在審美。

文化資源，正在變成文化資產，接下來這一層，關係到每個人的錢袋子。房產增量見頂，金融波動加大，傳統資產已很難承載未來龐大的國民財富。國家需要一套抗通脹、抗周期、不可複製、可傳承、可入表、可金融化的新資產體系，縱觀所有品類，只有文化藝術資產條條符合。

過去的文化，是玻璃櫃裏的展品，是情懷，不能當飯吃。未來的文化，通過數字化建檔、區塊鏈確權、版權存證、合規備案、IP授權和資產入表，完成歷史性蛻變：文化資源變成文化數據、文化數據變成文化資產、文化資產變成生產要素。一句話，金融管流通，房產管居住，文化管傳承、管保值、管國運沉澱。

文化要變成生產力，靠的不是情懷，是技術。很多人以為文化不產生價值，恰恰相反，未來最高附加值的產業，底層全部依託文化。產品加文化，是品牌溢價；城市加文化，是文旅地標；科技加文化，就長出數字文創、AI（人工智能）藝術和元宇宙內容。

這一點我有切身體會。我做文化科技產業近20年，從新媒體繪畫到元宇宙、AIGC，一直跟着新技術走。2024年，我團隊推出道系國潮AIMV專輯，12首歌的音樂和畫面全部由AI生成加人工後期，上線後海外播放量超過數百萬，有外國聽眾留言：「原來中國的傳統文化這麼酷。」

我越來越確信，數智技術不是藝術的敵人，而是文化最好的翻譯官和擺渡人。數字文物庫讓全世界的人不用進京，就能看清汝窯釉色；8K數字展把敦煌壁畫搬進上海、香港和巴黎的展廳；戴上VR，就能走進古畫和蘇東坡對詩。動輒幾百萬的實體展，數字化後成本降到十分之一，還能全球巡展；AI多語種配音，更拆掉了海外觀眾面前的文化高牆。

但我必須講清楚另一半，AI能模仿的是「形」，抓不住的是「神」；能模仿技法，模仿不了審美，更生成不了文化底蘊。就像錢學森先生講的「人機結合、以人為主」，AI是工具，是幫手，是我們延伸出去的手腳，主導權始終在人。國家正在推動文化與科技、旅遊、金融、數字經濟深度融合，培育文化新質生產力，未來不是文化依附產業，而是所有產業升級都必須依附文化。大國競爭到最後，拚的不是武器，不是芯片，也不是GDP，而是文化輸出、審美輸出、價值輸出和文明話語權。過去一百年，全球藝術標準、審美體系和定價權長期由西方主導，我們有最深厚的文明，卻一度缺少自己的評價體系和文脈敘事。未來20年方向很清楚，重建東方審美體系，建立中國藝術標準，掌握中華文明的國際解釋權。

香港是全球三大藝術品交易中心之一，有成熟的藝術市場、暢通的國際渠道，多語並用的優勢，香港青年完全可以在文化數字化、AI文創和藝術金融這條新產業鏈上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聖誕節的特殊意義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聖誕節是很多人喜愛的節日，無論你為慶祝聖嬰降臨，還是只為北國聖誕老人送禮物所吸引，市面流淌着的西方節慶音樂，到處是火樹銀花的布置，這氣氛總讓人感到歡樂、溫情。香港的聖誕節配上維港傳統繽紛璀璨的燈飾，帶來一片暖烘烘、熱鬧鬧。雖然聖誕節是商人促銷的良好機會，但一些機構就賦予聖誕節特別的意義。

香港聖誕的裝飾和氣氛是國際知名的，香港旅遊發展局總會抓緊機會，向海外宣傳，以吸引更多的海外遊客到來，推高香港的知名度；同時吸引本地市民留港消費參與各項慶祝活動，以刺激經濟。如年度旗艦盛事「香港繽紛冬日巡禮2026」就由11月18日至明年1月5日舉行，並擴展至中環、尖沙咀及銅鑼灣三個旅遊熱點，設置「香港冬日小鎮」。其間推出光影表演、環球聖誕歷奇、22米高聖誕樹、歐陸火車站、夢幻極光、冬日消費優惠……加上除夕倒數煙花匯演，使節慶高潮一波又一波，從聖誕至新年持續近50日。中環、尖沙咀及銅鑼灣都是遊人鍾愛的地方，東方之珠的維港景色和燈飾相輝映，必讓遊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也成為外地遊客聖誕假期外遊的最佳選擇之一。

在大家正計劃為家人送上節慶禮物和享受城市節日氣氛之時，有沒有想過你挑選的禮物可以多一層意義？太古地產每年在太古坊舉辦的「白色聖誕市集」，今年收益將全數撥捐愛心聖誕大行動及聖雅各福群會以作慈善用途，協助有需要的社群。今年市集在12月3日至6日舉行，以「The Present of Moments」為主題，把糖廠街布置成為「時間聖誕小鎮」，設特色的禮品、美食、遊戲攤檔，還有連場的精彩歌舞表演。今年還設周末限定兒童遊樂區，誠為一家老少的歡樂行善活動。


●尖沙咀已瀰漫着濃厚的節日氣氛。作者供圖

彈幕隨想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唐朝沒有互聯網，但元和十年，白居易在赴江州貶所的路上，卻做過一件極具當代網感的事。他每到一處荒涼驛站，連茶都顧不上喝，翻身下馬第一件事，就是圍着粉牆和柱子轉圈兒，只為尋找摯友元稹先前路過時留下的字跡。他在《藍橋驛見元九詩》裏寫道：「每到驛亭先下馬，循牆繞柱覓君詩。」那副急切又帶點傻氣的模樣，與今天我們刷微信朋友圈拚命往下翻找老友最近動態的神情，不能說毫不相干，只能說一模一樣。

在唐宋時期，荒郊驛館、市井酒肆與山間古剎的白牆，就是那個時代最活躍的公共留言板。官道漫漫，車馬極慢，行旅之人的孤獨無處安放，只好提筆蘸墨，把滿腹牢騷或偶得的風景，統統寫在牆上。蘇軾年輕時曾與弟弟蘇轍一同借宿澠池古寺，兄弟倆也在寺牆上題了詩。5年後蘇軾重過舊地，昔日接待他們的老僧已然圓寂，那面題詩的牆也已傾頹。他在《和子由澠池懷舊》裏感慨：「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壞壁無由見舊題」，隨即寫下了千古名句——人生到處，不過是「飛鴻踏雪泥」。古人心裏其實比誰都清楚，粉牆終會斑駁倒塌，泥上指爪早晚消散無蹤，可他們還是要寫。人類骨子裏有一種難以抑制的執念，總想在經過世界時留下一點抓痕，證明「我曾來過，且在這個冬日黃昏，有過片刻動容」。如果運氣夠好，幾個月甚至幾年後，另一位素昧平生的旅人站在同樣的位置讀到這首詩，心頭一震，遂在旁提筆「和詩」一首，這便是一場極其緩慢的隔空擊掌。它中間橫亘着山川阻隔、光陰流轉，甚至兩人終生不曾謀面，卻因為一面斑駁的泥牆，完成了某種幽微的精神共振。

一千年過去，今天的我們不會再帶着筆墨去高速公路休息站塗鴉，但那份渴望留下「雪泥鴻爪」的本能，卻連一毫米都沒有改變。而驛站題壁轉世到當代，就是「彈幕」。當年白居易要走幾百里路、等上大半載，才能在藍橋驛的柱子上與老友錯位重逢，現代人只要按下發送鍵，一秒鐘內就能置身於成千上萬人的即時狂歡裏，彷彿這世上再沒有什麼孤獨是「刷一排彈幕」解決不了的。看上去，我們好像是比古人幸福多了，可詭異的地方在於：當共鳴變得如此即時、廉價且唾手可得，我們真的比古人更不孤獨了嗎？

古人的題壁，帶着時間的延遲與表達的門檻。磨墨、構思、落筆，每一筆都得承受長久的沉默，且須做好永遠無人回應的準備。正是這種漫長的留白與稀缺，讓孤獨發酵出了某種莊重的質地。反觀當下的彈幕與留言區，更像是一場高分貝的集體複讀，滿眼都是高度標準化的網絡梗與情緒口號。如果說古人的題壁是孤鴻在無垠雪地上偶然留下的清淺指爪，那現代彈幕就更像是在雪地上撒了一把穀子，鳥群同一秒內爭先恐後地踩踏——沒有誰能真正留下清晰的印記，最終只剩下一片混濁的泥濘。

彈幕上，大家對着虛空齊聲高喊「哈哈哈哈」或「淚目」，看似熱鬧非凡，實則誰也沒真正停下來傾聽誰。那一刻，突然羨慕起站在藍橋驛裏的白居易，甚至是傍壁慨嘆的蘇東坡——他們面對的雖是寂靜無聲的粉牆，接住的，卻是貨真價實、跨越時空的心聲。

報之以瓊瑤

信而有征 劉征

《唐頓莊園》第三季無疑是整部劇最幸福的時刻，在經歷了一連串的拉扯之後，男女主人公終於在一起了。這是多麼令人慨嘆的事啊！就好像有一件你特別期待達成的心願，你日思夜想，輾轉難眠，甚至到了患得患失的地步。但是謝天謝地，拿到大結果的那一日終於來了……

然後，在這一季的最後一集，導演來了一個對愛的總結。它大概的意思是說，一個愛人，當他來到你的面前，是要自然能夠激發你的愛，並讓你在愛他的時候感覺到幸福。這一份愛的回報來自於他的一切行為。一個流轉的眼神，一抹富含深意的微笑，或者不經意間，他總想親近你和碰觸你。以至於，這種情不自禁讓他將你身上的一切缺點都歸之於一種表面。你有一個別人不曾看到的樣子，那樣的內心柔軟且善良。因而，你也就願意在他面前展現出自己的好。即便同一時間，在面對眾人的時候，你依然是那麼冷酷無情。但內心深處，你已經開始相信，這一切都只是一種偽裝。或者說，是社會對個體的要求，令我們不得不這樣做。有時候，我們不得不承認，為了讓自己能夠堅強地活下去，就得表現得無懈可擊，乃至於拒人於千里之外了。

這讓我忽然想起那些着裝優雅且得體的人，我會傾向於把他們看成是一個對自己要求極高的人。他/她甚至將服飾看成一種武器，去向全世界宣戰。因為當你決定要讓自己的外在保持得體的時候，你已經遠在別人評判自己之前，就已經自我審判良久。因而，你不可能是一個壞人。也許有些距離感，但是你的自我要求會讓你在做事情的時候三思而後行。

但是，愛會讓你卸下偽裝，讓你願意把自己最柔軟的一面留給那些願意承受真情的人。久而久之，你周圍必然充滿善意。因為在你經過長期的接觸，並決定向一些人袒露自己，而他又在了解了你的缺點後，看到了你是一個有瑕疵的人，甚至要藉故遠離你。這時候，能夠留下來表達同等善意，又願意向你袒露真心的人，才是那個你真正等待的愛人。他/她必定讓你感覺到幸福。因為你們的愛建立於真我的顯現，誰又沒有缺點呢？

因而，分手或許並不應該使人感覺到不快，反而冥冥之中注定了一定會如此。這就把一種分離變成了一個機會，把你接觸的人換成了一個更好的人。我一直相信，概率學就是一種天意，越是更換掉舊的，就越是有可能帶來更好的那個新的。這就不得不說，喜新厭舊在這種情況下也許並不錯，至少它是一種積極的心態吧。而我們需要注意的，不是去想辦法留住你所經歷過的一切人和事，反而要去珍惜那些讓我們變成好人的一切。

我相信，「好」這件事之所以需要被挑選，就是因為這種說不清也道不明的感覺是可以傳染的。既然如此，何妨面對一個陌生人，勇敢地向他說一句你好，然後等待他綻放出同樣溫和的微笑？便如同我們常常說的那句很美的話：「報之以瓊瑤。」它的前一句是什麼來着？